《慈濟列車》

喜寫人間感恩事

從新事聞工作的新啓示

台南■陳炎生

清晨四點，我們這一群從台南縣麻豆鎮遠道而來的慈濟「新鮮人」，在細雨中朝山，儘管汗水雨水和淚水交加著，而膝蓋也痛楚不已，但思及法師令人動容的慈悲容顏及其偉大志業，我自忖，這小小身軀折磨又算啥！頓時心中化爲一股感恩歡喜心，而這場小雨來得正是時候，菩薩降下了甘霖，洗滌心中的污垢，我流下了歡喜的眼淚。

聽到慈濟是多年前的事，而眞正有所接觸，卻有一段殊緣。七十九年四月，台南委員黃燦宗夫婦的誠心令我感動，引領我進入慈濟世界。第一次見到法師，是十月廿一日，我以中國時報記者身分進入台南文化中心採訪，足足在講台出入口佇立了四個多小時聆聽法師開示，這一切也僅是爲接近她而已，當晚返回後迅即發稿寄照片。

第二次見到法師，卻是一個月之後的國父誕辰紀念日，「慈濟之旅」，四十多位麻豆地區慈濟人搭坐近十二個小時的車程到法師的「家」──靜思精舍造訪。當晚法師身體違和，但爲了對殘障朋友闡述人生眞義，她仍充滿歡喜心爲殘而不廢的來訪青年朋友開示，這種慈悲喜捨精神，令我爲之動容；尤其，看到有人把法師當做「神」一般要求爲其治療絕症，更感嘆一般神道在社會已根深柢固，法師爲正信佛教的偉大志業，的確勞累！

擔任記者多年，世間生老病死看得多，以前，經常以正義感自命，看不慣，即寫新聞「修理」。如今喜寫人間感恩故事，打殺新聞少寫，這是受法師潛移默化的結果，這也正是法師所說的「創造安和社會，每一個人要有責任感甚於正義感」，法師的智慧，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岳母去年喪夫喪女，連續打擊，令她感到人生乏味，當時苦勸她老人家一起前往花蓮參與「慈濟之旅」，內人和兩位孩子也都陪同前往。雖未親聞法師開示，但返回後丈母娘心情開朗不少，其「腦神經衰弱」症也痊癒了許多，這不是慈濟賜給她的歡喜心嗎！心中充滿著歡喜，心胸一開朗，病當然就好了一半。

以往內人性格較易鑽牛角尖，因此患有十二指腸潰瘍。最近，一看到她生氣，我會半開玩笑地要她記住法師在「靜思語」內所說的：君子量大，小人氣大。這一句話，說著說著，她也轉怒爲喜了！可見法師的一言一行，對日常生活行爲上「效果」多好！

在菩薩道上，對慈濟雖了解仍不甚深，但願有生之年皆爲慈濟人。身爲新聞從業人員，除了做好自己工作職責外，也爲慈濟全力以赴，正所謂「願有多大，力也有多大」。

《懿德講座》

認識輔・導

爲懿德母姊而講

■簡靜惠

花蓮的慈濟護專是個佛教的學校，成立不到二年，位置在偏遠的東部，但因有慈濟功德會百萬以上會衆的支持，整個學校的氣氛顯得非常溫馨、平和。

我個人對護士這個行業非常敬佩。護士工作非常辛苦，但待遇菲薄，在社會上受到的尊重遠不及醫生。對於這一群小小年紀的女孩子們，願意選擇護理來學習，並作爲一生的志業，眞是令人感動。因此我在離開教職十數年後，重返教壇，選擇護專做爲第二生涯的開端，除了認同慈濟功德會的理想外，爲護理人員盡力，也是動力之一。

慈濟護專有懿德母姊會的組織，大家雖非專業，但都有愛學生的心，總希望幫助學生學習，讓她們生活得好、學習得好，這一份愛心，別人是不一定做得到的。我們不敢說一定能幫助學生解決所有的問題，但有此關切的心，加上一些經驗的交流，當學生有問題時，能夠聽聽她講話、適當的給予關心，說不定就可使她的悲傷或問題有轉化的功能。

師父運用慈濟功德會委員外圍的力量組織懿德母姊，這是了不起的創舉，我們要努力發揮它的功能，使師父的美意能令每個學生感受到。而學生在校三年或五年之久，也因爲我們的輔導而讓她們有美好的校園生活回憶，終生難忘。

面臨問題亟需他人傾聽

記得七十九年六月間，我曾在「慈濟文化中心」對慈院義工談過「有關輔導的基本觀念與應用」。那是屬於一般性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今天我把那部分稍微重述一下，然後再進到輔導領域裏更專題一點的來談談。

一般人面臨問題時總是希望趕快找一個人來談談，最常見的場面是說者涕淚俱下，聽者難過異常，接著兩人哭成一團。輔導學裏常流行一個笑話：某個有過輔導經驗的人夜經一座橋，橋上有個傷心欲絕的人正欲跳下橋自殺，這個輔導員就問他：「你有何傷心事呢？」對方回答：「我非常的痛苦，家中……。」談著談著，說的人傷心，聽的人難過，在互道心事之下，彼此哭成一團，變成同病相憐，最後兩人便一起跳下橋去。

這當然是一則笑話，但它也指出在做傾聽關懷的輔導時，如果濫用同情則非但不能幫忙對方，反而使彼此都受到傷害。

另一種例子是夫妻二人吵架了，太太找閨中好友訴苦，指派丈夫的種種不是，女友越聽越生氣，就跟著大罵一頓，並提出許多建議，諸如翹家、不煮飯……等等。結果這位太太不一定能夠接受她的建議，分手後還可能對女友大爲反感，因爲情緒穩定後，她會發現自己的先生其實也蠻有優點的，並不像女友所罵的那麼惡劣啊！所以勸導吵架中的夫妻時，要切中適度，恰到好處，否則忙沒幫成，反而惹人嫌，甚至由於回應不當而使對方夫妻失和的情況更爲惡化，造成更大的悲劇也說不定。

由此可見，「輔導」並不只局限於學校老師對學生之間，在整個社會的各類關係中，有許多的情況都是需要輔導的，這就是爲什麼教育體系上會列有輔導課程的原因。輔導不同於訓導，台灣從六年國民義務教育改爲九年義務教育後，校園內也漸漸引進了輔導觀念，只可惜有關單位對於輔導學生的功能並未恰當發揮，這可能跟整個中國的文化背景有關。我們一直都覺得孩子是該管的、必須訓的，而沒有體會到由於社會的變遷，在自由民主主義風潮影響之下，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人格的發展成熟需從自我肯定開始。

因應社會變遷

輔導的觀念之所以愈來愈重要，其原因有四：

第一，因社會變遷急速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以往更複雜，更多樣。農業社會制度下的家族力量很大，許多人在傳統禮教的觀念包袱下，懂得自我約束、自我要求，自我個性的表現不會很強烈。可是現在的社會結構改變，人們在青少年階段時期，一方面因爲生理、心理上的需要，一方面因爲社會的情況令其自覺要對自我角色的認同，所以我們就不能用以往的管教方式來要求他們；而必須給予學生、孩子甚或現代人做一些輔導的工作。

第二，現代的家庭關係已不像以前那麼密切。以往的家庭大都是三代同堂，左右鄰居大都是親戚，彼此來往關係非常密切。可是現代的公寓住家，常有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情形，加上父母忙於上班、應酬等，造成了親子間的隔閡。親情淡化，家庭關係趨向冷漠，一般青少年無法從家庭中得到很溫暖的照顧、愛護，在他們人格發展與身心不安的情況下，很需要一些支持的力量，以及被關懷的需求。

第三，現代人的社會關係異動頻繁。最近我就遇到有一個四十多歲，在工研院上班的工程師，他給人的印象是很不安，對人沒有信賴感，你跟他談什麼他都蠻排斥的。在慢慢引導中，才知道原來他爸爸是警察，從小他就跟著父母不斷搬家、轉學，在新環境裏，經常遭受排斥。起初他還會主動的投入新環境，交新朋友，慢慢的就開始對新環境產生反感，也因爲如此而延誤了許多交朋友的機會；於是就造成他越來越孤僻，越來越不安，並極度缺乏對人的信賴。人是不能沒有朋友的，友情本身是人類生存下去的一個很大的力量。

現代人常常面臨外在環境變化，所以在這種變化中就必須有一些調適心理、安排生活的輔導出現。

第四，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，都會面臨心理上的一些轉變。所謂成長，並非單指從兒童邁入青年、成人的生理轉變，尚包括從嬰兒到兒童、兒童到青少年，心理上的調適問題。再加上踏出校門，進入社會，而有了家庭、婚姻、事業等等階段，這些都是造成每一個人人格成熟成長的過程，總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問題。我有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說過：「其實每一個人的一生都會遭遇一樣多的問題，只是有些人在這一個範圍，有些人在另一個範圍。」而當你身陷某個範圍時，就需要有人來聽你說，和你談談，幫你把這些問題整理清楚。所謂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，借助宗教、老師、朋友的力量，常能幫我們看清問題、接受事實，但是如果遇到更深刻的內在問題時，可能就需要專業的人來幫助我們。

幫助別人自行解決問題

記得在今年我先生過世時，兒女從美國回台，兒子留在台灣協辦喪事，女兒一個人因爲課業問題先回美國。這之前，她剛上大學一年級，只在美國居住了四個多月，對環境並不熟悉，她才十九歲，碰到家中的重大變故，親人都不在身邊，難免惶恐、悲痛。她聽朋友說學校有輔導員專門輔導家中發生變故的學生，於是她主動去談了兩次，把家中的情況告訴輔導員。對方大部分都在傾聽，聽完後，他問我女兒的興趣是什麼？功課怎麼樣？我女兒告訴他曾學鋼琴和跳芭蕾舞，很喜歡讀書。於是輔導員告訴女兒試著把精神放在功課及練舞、彈琴上，女兒眞的用此方式排解了困境。她曾請假三週，功課竟然不退反進，使人幾乎不相信她剛遭喪父之痛。

由此可知，如果有人能深聽，或了解輔導觀念，讓當事者面對問題能仔細思考，平靜下來再自行解決，眞正能化悲痛爲力量，重拾生命的意義。

對於輔導首先要建立正確的觀念，不要企圖使自己做救世主，只要適時恰當地去深聽，引導對方，由對方自己去解決問題，力量要用對方向。

現在來談輔導的內涵，到底什麼是輔導？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兼具多種角色，比如說，我是孩子的媽媽，是學生們的老師，又是人家的女兒、媳婦，同時是慈濟的會員，或是公司的職員、經理等等；因爲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，有了各種不同的身分。而做輔導時，我們必須去除和被輔導者彼此間的既定身分與關係，我們只需付出深刻的關心，眞實的看到對方的問題。因此，所謂輔導，就是運用各種不同的教育方法、技巧、原則，幫助對方從內心出發，去看清問題，並且把彼此的角色除去，在眞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下進行。

八個「不」

一、不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。父母與子女間有血統關係，有恩情、親情的關係，彼此間十分親近，而且有「子女要孝順父母」的觀念存在。如果與被輔導者談問題，你把他定位在子女的角色，這就不是對等關係，你會給他高高在上的感覺，那麼他說出來的話就會有所保留，而無法切入問題的核心。就「懿德媽媽」來說，這只是一種稱呼，千萬要認清實際我們並不是他的媽媽，要常常提醒自己，千萬不可對他如同子女般的要求。

在輔導時，若常用父母對子女的態度，陷入要求的直接性，動不動就要對方應該如何如何做，如此令對方無法接受，就不可能談出眞實的問題。

二、不是朋友與朋友的關係。朋友在一起時，彼此坦誠相對，你一句、我一句互相交換心得，訴說心事彼此交流；但在做輔導時則不宜用此態度，輔導重在傾聽對方訴說問題，宜以被輔導者爲主，輔導員本身不宜多說，要以對方爲重心。此點應注意。

三、不是師生的關係。中國的師生關係密切，學生對老師尊敬恭謹，而老師對學生也有所期望，故師生關係仍不完全平等，在輔導時就不宜有此種關係存在。我們可看到由學校訓導處兼辦輔導工作時，其功能往往很差，因爲學生需要被尊重，一旦他是被命令的，心中馬上反感，就不會說出他的問題。當輔導員以老師的身分面對被輔導者時，往往有先入爲主的觀念，聽不深、不眞，而扭曲了對方的問題。

四、不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。醫生依病情開藥方，輔導人員可不能這樣。對方告訴你問題，你不能直接就提供意見，身爲輔導員最忌諱直接告訴對方怎麼做。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，有生理上的、心理上的、年紀上的，你無法給出一定的配方。只有他自己去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所以輔導雙方絕不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。

五、不是同事的關係。在一個機構並肩努力朝著同一目標前進的人，彼此雙方就是同事。但做輔導時，對方的問題並不是兩個人合作就可解決，所以輔導員不可以同事的關係，企圖解決對方的問題，只有深聽，幫助他把問題釐清。

六、不是領導與部屬的關係。一個公司中有總經理、經理、組長、職員、工友等階層，這些階層分別僅爲工作的需要而存在，若在輔導時運用此類關係去談話，將造成不交流的後果，則輔導工作就無意義了。

七、不是教主與信徒的關係。慈濟運用宗教的力量結合各地方人力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但面對輔導問題時，若只憑宗教熱忱要求對方與你想法一樣，或強迫性的要對方接受你的意見，將會造成排斥的後果。在慈濟護專的學生中，也有許多非佛教徒，輔導中，如果單憑充分的熱忱，要求學生在生活中跟著宗教行爲走，這可能會引起極大的排斥，因爲他們的心中尚未建立信賴感，如果勉強他們做什麼，輔導可能面臨失敗。

八、不是配偶關係。夫妻間有時會有溝通不良的時候，太太或先生因爲懂輔導，於是當察覺問題時，便積極明顯的以配偶角色找對方談，這絕對談不成；輔導並非單憑親密關係可談成。

四種「關係」

那麼，到底輔導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

第一，它是真實的人與人的關係。做輔導時，輔導員須把雙方的角色去除掉，把對方定位在一個有問題待解決的「人」來和他對談。

第二，輔導是聽的關係。由聽話中可以知道對方此刻陷在怎樣的情況裏。平時開朗的人，如果由談話中，意會出他此刻有著悲傷落漠的心情。你不能把你原來對他的認識放在此刻的情境上。要用心去聽、去了解，由他所說的內容來獲知他的現況。

第三，是回應的關係。假如做輔導時，我告訴你：我的父親過世了，須處理家裏的事業問題等等，而你卻意會成我家中財務有問題，這就是回應本身與我說的內容有差距。又如在座各位，對我說的話，可能有不同層次的了解，每個人再轉述出來，可能就有差距了。所以輔導時，回應關係非常重要。

輔導是雙方直接的面對，聽入多少，回應多少，這中間若有差距，將影響效果。能把對方的問題聽得很深，你說出來的與對方內心需求吻合，則被輔導者自然願意再說出問題；你根據所說的情況，再引出問題，如此就容易獲得對方的認同了。回應的多寡及正確與否，正意謂著你對被輔導者的內心了解多少。

第四，是感受的關係。人是一種情緒動物，提開心的事情時，給人輕鬆感；而提傷心事時，則令人沈重。輔導員對於被輔導者的動作、語言、語調、表情等，都應相當敏感。像前面提到的工程師，他不安、眼神閃爍，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前正處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，再由此感受說出你對他的了解是否吻合他內心的想法。說話時，用「你覺得如何？」而不說「我想怎樣……」，可以給被輔導者一種自然不拘泥的感受。

人都需要關心

與學生相處時，要用心和他們談談，組織懿德母姊的用意，就是要讓學生過得愉快，心情上受照顧，而不是用緊張的態度去對待他們。平時仔細去深聽，至於有些較深刻的問題，不一定是我們能力所及，必要時就得找專家來協助。知道問題的輕重性，用我們的愛去關心，介紹他們找醫生，己力不及時就請師父、專家來協助，不讓問題惡化，利用各種管道來協助他們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。

現在我來談談懿德媽媽們該如何去對護專的學生做輔導。

慈濟護專學生正處於十六、七歲的青少年期，大家必須了解他們的心態、情況有一般性與個別差異性。青少年期情緒不穩定是正常現象，是一種反抗期的表現，不必太在意。清楚輔導對象，了解他們的情況，就能發展出彼此的良好關係。所以對於一般性情況的了解要掌握住，這是第一點。

輔導員本身的心境要平和，要有穩定成熟的人格，否則自己問題一大堆，再與學生的問題糾纏在一起就不好了。

當學生有問題時，要放下自己，完全以對方爲主，這是在做輔導時該注意的第三點。

第四要仔細的深聽，用關切的態度深聽，一定可以聽出些內容，聽出他的問題在那裏？他眞正要的是什麼？讓他慢慢調整情緒。等他一段時間，做輔導時，最忌諱談話一停頓下來，輔導員就滔滔不絕的說個不停，生怕冷場。

最後是儘量用問題引導對方講話，不要直接建議或告訴對方該如何做。用問的，使對方把問題說得更清楚。至於如何問？如何引發他談？要靠經驗、觀察、把握住與孩子講話的技巧，比如孩子外出時問：「你何時回來？」孩子反問：「媽媽你說呢？」此時媽媽不妨也反問：「孩子你說呢？」把你期待的答案讓他說出來。

輔導員不要用生硬的態度，不要強迫、不要命令，宜用商量的語氣。被輔導者不一定有嚴重的問題，有時候他們只要找人談一些情緒上的困擾，要人關心、要人了解、要人聽聽他對某些事件的看法，如此而已。面對這種個案時，我們只能聽、只能關心、只能支持，不宜給予建議。

對人深刻地關懷，加上對輔導的認識，可使輔導觀念更正確。我們可以用更廣泛、更平和的態度來看輔導。如果我倆是朋友，在內心中，我就自我超越彼此是朋友的關係，變成輔導員與被輔導者的關係，運用輔導功能與技巧聽聽他現在的問題是什麼？如此在「當下」會聽得更眞切。而當我們和學生相處時，記得把自己的角色抽離，深聽他們的問題，幫助他們釐清問題，或只做個眞切關心者來傾聽他們訴苦，絕不建議，這是最重要的。

人都需要「關心」，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，隨時需要關懷，記得在我遭遇苦痛時，有許多朋友助我、聽我，有時我用日記寫出心中的悲苦，我發現如此比較不會使問題混亂。師父曾說：「人生如舞台，每人有不同的角色、戲份要演。」當我們以委員的角色或懿德媽媽角色出現時，除了內心含有對人的深刻關懷外，如能再運用適切的輔導知識與技巧，相信這份愛心的力量會發散得更大、更廣。

【證嚴法師隨緣開示】

活出人間天堂

客問：「請問師父，現在的宗教皆從事社會福利的工作，不過有些宗教說『信我者得救』，那佛教如何使人得救？」

師答：「佛教是依人的煩惱，將人心解不開的結與苦悶一一加以解說，使他能知道苦源。他如果領會道理，知道繫鈴人是自己，即能自解其鈴、自我修養；當下就得救解脫，不必等死後才上昇天堂。

人不是死後得救，生活在人與人相互的愛中，現在就得救。「佛教的眞義是覺悟的有情。情即是愛，對人有豐富的感情，不忍衆生受苦，願衆生離苦得樂，而慇懃快樂的去付出；發揮人生的良知能，做好人的本分事，是人性本具的善心，也是佛心。所以，佛教注重的是現世的人生，而不是死後的天堂。」

《訪貧個案》

青年脊髓損傷長臥在床

委員送醫治療褥瘡

【委員鄭明華／台中報導】俗語說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人生無常，十八歲的年齡正是一個年輕人的黃金時代，然而，一場不幸的車禍，幾乎斷送了他的一生……。

林姓青年是桃園縣人，國中畢業後由於環境關係，跟隨母親遷移到台中定居。七十九年二月初與朋友出遊，發生車禍，頸椎骨折，使他成了四肢癱瘓的人。據他母親說，當時在車上的人不只他一人，而唯有他受傷而已。

原先家境清貧，加上他有個不負責任的父親，經常不顧家庭，成天無所事事酗酒賭博，還有外遇。他的母親是個老實人，管不了他的父親，而他已懂事，一切看在眼裏，所以父子間感情早就不好，便跟著母親遠離家鄉來到中部。可是，不幸的事接踵而來，車禍的遭遇，帶來很大的打擊與創痛！雖然朋友在道義上負責了醫藥費用，但換不回他的健康，從此他鬱鬱寡歡，自暴自棄。爲此他的母親很傷心。

一個殘缺的孩子在他的心態上難免會消極。台中委員們第一次來到他所住的地方時，委員的來臨似乎對他毫無關係似的，他孤獨無依的樣子，眉間露出無可奈何的眼神。當時他身邊沒有人照顧，一個人靜靜的躺在榻榻米上，動也不動。委員們情不自禁在他身邊跪了下來……，自然地伸出雙手想去按摩他那癱瘓的雙腳，掀起了他身上的被子……才知道他這次車禍導致神經性膀胱炎，大小解都要靠人幫忙，爲了方便，下半身只好赤裸裸的！

他的母親每天出門時，幫他套上塑膠袋子，約有三尺長，幫他解尿，回來時再幫他換乾淨，有時因工作上回來較晚，弄得渾身是尿水，加之久睡沒有翻身，臀部長了褥瘡流[illegible]。此景見了眞叫人心痛。

過了中午時候，他的母親買東西回來給他吃。趁此委員們溝通了一下，希望他母親能留在孩子身邊，照顧好他的起居，尤其是身上的褥瘡，不宜自己用成藥外敷，以免併發症。他的母親聽了之後，眼淚汪汪的流著，爲了孩子的復健，她每天幫人按摩，有時生意好，工作到深夜才休息，回到家仍然要料理孩子的事情，這般辛苦的忙碌令人擔心她會病倒。

再度去看這個孩子，他母親接受了委員們的意見，暫時辭去工作，專心醫好孩子的褥瘡。委員們立即送他到榮總門診。經醫生診察後，必須切除有膿的肌肉。他住進了榮總，先手術流膿的地方，隔了三天又做移植手術，期間師姊費了很多心思去感動他，並且鼓勵他要面對現實，接受復健。生命的可貴要珍惜，不要輕易喪失信心，身體上的殘缺並不是絕望，畢竟依然有人走出他的光明前程。

《現身說法》

彼此珍惜・共同成長

文山茶會委員談婆媳父子相處之道

【陳詩燕／台北報導】婆婆世界堪忍事多，誰無病苦折磨？生老病苦需要雨露和陽光，慈懷柔腸輕輕撫平那創傷。爲什麼在慈濟世界裏的每一個人內心總是充滿了歡喜，甘願「無所得」地爲衆生來奉獻？

三月初，在文山地區首度的慈濟委、會員聯誼會中，數位委員及武功國小宋校長，紛紛打開了一己的心扉，暢談慈濟在其生命里程中的大轉變，與爲人父母、子女者的甘苦。

一度欲以農藥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潘廖葉委員，以「媳婦的自白」爲題，娓娓道出了她努力轉惡緣爲善緣的一段經過。

「婚後二十多年，爲了婆媳間的裂痕，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煩惱中。婆婆常責罵我，我白天因忙著生意，只有氣恨在心，到了夜晚，邊流淚邊把婆婆罵的話點點滴滴寫下來，唯恐漏了一字就顯不出罵人的刻薄。」由於煩惱猜疑，她招致滿身病痛，後經友人引領，前往吉林路聆聽師父開示。師父提到，婆媳是前世結來的緣，若是好緣，則應珍惜；若沒有結好緣，那就要抱著一份歡喜心來還債，「歡喜受，業障會打折；不歡喜受，還要加利息」，原諒別人，才能消滅自己心中的恨，「別人說的話，輕輕的沒有重量，不要將它重重的壓住自己心頭」。

潘委員表示，師父的這番話，使她願意重新以「吃苦了苦」的心態，來面對婆婆，並學習去包容、體恤婆婆。四、五年來，她們婆媳間的關係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她已成爲婆婆最信任的人。

林昭昭委員，另以「婆婆的心聲」爲題，提出了她在爲人婆婆的歷程中，如何與基督徒媳婦相處及其心境上的一大轉折。

「當兒子決定要娶基督徒爲媳婦時，我內心是非常地反對與著急，但妹妹提醒我：師父教我們，愛孩子的心要擴及愛孩子所愛的人，何況愛心是不分宗教的！」「後來，媳婦又進一步要求採基督教儀式舉行婚禮，使我內心又陷入痛苦掙扎之中。妹妹再鼓勵我，既已愛了媳婦九十九分，剩下的這一分難道你就做不到嗎？」順從了兒媳的要求，婚禮當天，親友們紛爲林委員願採別種婚禮儀式的寬廣胸襟而讚歎不已；媳婦在感恩婆婆之餘，也努力地在親友間介紹推廣慈濟的訊息。對於這一切的改變，林委員則將其歸功於師父的懇切教誨，及道侶們的扶持提攜。

林勝勝委員，則就潘廖葉、林昭昭委員的心聲，作了一詳實的補充。她表示，一個人的心理是會影響生理；心理不平安，生理怎會平安？潘師姊因有智慧與勇氣當面向婆婆懺悔，所以才能再創幸福家庭並減輕了身心的苦痛。師父也常說：「我們要口吐蓮花，不要口吐毒蛇」，不要爲了逞一時之快而禍患無窮，要讓別人快樂，一定得先顧好自己的聲與色。

「每一個人都希望能有個『幸福人生』，而這個『福』能否自己創造呢？──福可由自己創造，因爲付出愛心就是福，而愛心、感情是需要不斷地付出與培養的，而這份情與因果也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。」她樂觀地說道。

《海外飛鴻》

「要用眼和心 多關懷不幸的人！」

生活小康的張蓬萊，自願住貧民區，就近照顧貧病的人。

【孫美華／美國靜思堂報導】住在洛杉磯黑人貧民區，七十八歲的老菩薩張蓬萊，一頭銀灰髮絲，慈悲的臉龐，像是道不盡的大願──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。

爲了能就近方便照顧貧病之人，張老菩薩特地住在低收入的黑人貧戶區內，附近的鄰居不是四肢不全、低智能，便是瘋子。雖然這些人與老菩薩言語不通，但是每當肚饑風寒之時，便想到在老菩薩溫暖的小天地裏，會有吃的、用的，能一飽饑腹，一抵嚴寒。

張老菩薩平時省吃儉用，出去撿汽水罐頭和做些零工，把省下的錢買一些日用品，儲存以備救濟之用。她平時還常常到朋友和各處把過量的食品、不要的衣物，收回家來，一包一包打理好，做爲她救濟鄰居之儲備。

張老菩薩有六個孩子，都已立業，生活小康，孩子們也有能力奉養母親，而老菩薩卻心甘情願住在黑人區。她說：「每當我看到這些可憐的人，我心中覺得自己擁有太多了，我能給他們什麼呢？看著他們傷殘病弱、智能不足，我怎麼忍心離開他們，去過自己舒舒服服的日子？」她所有的孩子都以爲母親腦子有問題，年紀大了不去享清福，只有一個兒子體諒她的心意，她對這個兒子說：「兒啊！不要讓我煩惱，就是我的福氣了。但是要常常用你們的眼和心多關懷一下這個世界上的不幸人才是。」最近，她有一個住在波士頓的女兒也被她感動，常常自動收集一些朋友不要的衣物和罐頭寄來給母親幫助窮人。

老菩薩回憶兒時，受到祖母的感召，祖母儉樸克己，卻將省下來的錢領養一些孤兒，而這份悲天憫人的情懷，深深印烙在老菩薩幼年時的心靈，常常不忘記盡一份心力照顧和關懷身邊的人。直到長大結婚後，仍然侍奉公婆至孝。在老舊傳統的婚姻下，丈夫常常打她，只爲了博得婆婆歡喜，她毫無怨尤的承受著。由於夫家的男性有幾位英年早逝的先例，張蓬萊只在內心祈求，只要丈夫身體健康長壽，她願意盡心伺候公婆和丈夫，忍受一切。丈夫也眞的如她所願的活到了八十一歲，於前兩年過逝。

在偶然的機緣裏，老菩薩從宗慧老法師那裏聽到了證嚴師父的故事，清晰的烙印在她心底，流下了共鳴的眼淚。「師父太偉大了，用自己一生的心血，爲衆生做這麼龐大的事業，這才是我要追隨的師父。」第二天便特地轉了兩趟巴士到慈濟美國分會靜思堂，捐出了平時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二千美元現金，並告訴分會的師姊說：「證嚴師父這種身體力行的佛教，正是我要追隨的。」又說：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便有一天的機會追隨師父，來貢獻我的力量，爲衆生多做些事。」此後，張老菩薩不但是慈濟的會員，而且常常把師父的故事向人訴說。

去年底，美國分會靜思堂舉辦週年慶祝會，張老菩薩也被邀請參加此一盛會。會中蔡秀雲師姊和紀媽咪特地表揚張老菩薩義行，令在場所有來賓非常感動。張老菩薩卻一再表示：「請轉告師父，要多注意自己身體，不要累壞了。」但願衆生得離苦，不爲自身求安樂，詮釋出張老菩薩的大悲心，和慈濟世界的祥和融合爲一。

南加州的初冬，一夜寒雨後，楓紅早已抖落滿地，盡管天地籠罩著襲襲寒意，慈濟世界裏卻處處是溫馨。

TZU CHI FOUNDATION